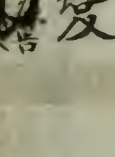
3487
1738
v.6

乙巳福蹟六

研究錄 定難記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灼鼠之變
東宮失火
附大小尹
斥退安老
仁宗廢德
仁明兩朝授受
附文昭殿議
垂簾垂帘
乙丙獄
壁書獄
李洸男告變

伸雪

圈籍諸賢
附籍外諸賢
奸佞

乙巳酷究記

乙巳八月
乞告

今明宗上元年嘉靖二十四年仁宗外遜后八月二十二日

壬子知中樞府事鄭順朋戶曹判書林百齡兵曹判書李芑工曹判書許磁詣承政院啓曰朝廷有大事請召領相及兩司長官領議政尹仁鏡大司憲閔齊仁大司諫金光準承 命來與順朋等及八直院相右贊成權橃都承旨宋祺壽詣慶會南門領中樞府事洪彦弼左贊成李彦迪左參贊丁玉亨右參贊申光

奎333368

御忠順堂寢室

文定王后

文定教

漢禮曹判書尹溉亦因仁鏡等請承　命來　大王大妃　御忠順堂寢室南向垂簾　上御于窓外少東南向仁鏡等入侍芭進曰刑曹判書尹任自中宗朝素蓄異志到今多有不自安之心左議政柳灌吏曹判書柳仁淑亦有形跡兩司長官昨日會議于中學欲啓而為下儈所沮臣等居宰相之列不可不啓請收羣議以處之　上曰此甚駭愕之事　大王大妃曰任之勿謀自　中宗朝已著近於內間亦

結安老

有變故冈知所措長為涕泣今朝廷公論適發此實天地祖宗默佑而然也往於丁酉年締結金安老謀危國母之狀已見於許坰推案仗生疏中亦言之中宗罪三凶金安老許沆蔡無擇之時欲并罪之而為東宮未果及陞一品予亦尊待如一家欲使凶謀自消以申秀浧之子為附馬時初欲取任之孫而任邇然不應其陰懷凶慘為他日肆毒之計可知近者益稔禍心潛結宰相又通內間情迹昭著朝廷當知為

法彦卿曰宗社之賊而太定其罪彦卿曰任可竄仁淑可罷灌
尹仁鏡曰可遵衆論皆如此仁鏡曰上之爲宗社大計則
誠是然爲國之道當使人心安定今不可治以大罪
任既有不自安之心不宜在都下可竄于外仁淑物
論皆以爲稍存形迹可罷灌之所懷則未可知物論
許磏曰亦云有形迹可遵磁曰任自丁酉年得罪於上當
自省其罪而尚多悖言人孰不知今又妄恃勢孤益
有不自安之心所與締結者朝廷亦皆知之上教

云宮中有變故此則非外間所知只聞宮中憂懼而已君上憂懼則臣子何安茲欲處之以安國家以任丁酉之罪言之則死固不惜然不可追論當觀人心文定教而處之請依大臣之啓　大王大妃曰予之欲定人心豈偶然哉　主上卽位處有如此之事故前者下教上之卽位翌日大王大妃傳于大臣等曰往者浮言造爲邪言以大行王與新王爲有隙欲亂國家到今人心不無疑懼若自今以後又有邪言者則當治以大罪予於前日浮言無一毫私心欲孤洗之務安人心以安朝廷云

欲洗盡邪言以定人心而有不予言更生邪說竟至於此朝廷公論豈敢不從灌與仁淑依啓任則絕島圍籬安置任以武人必先懷短惧恐或逃躲其令入

百齡啓
內間書

番宣傳官二員及義禁府羅將拿出百齡曰任灌仁淑之罪既已蒙 允但所謂內間之變臣不得知任於 王大妃劫親事若有所洩則請勿散議 大王

文定教

大妃曰事有大關不可言故只言其大緊耳鎮定人

百齡

心是予本意今日之事任實自取百齡曰頃者大小

尹之說交乱内外恐國本動搖不敢罪任近自生短惧方　主上幼
申光漢冲之時在大臣之列其心如此終必有難處之事故臣等啓之光
漢曰今　主上新即位此實危疑之際不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
閔齊仁罪皆可斟酌齊仁曰自　上憂惧則人心豈一日安于
任素有不自安之心今其所為不無形迹自　上處
置是為　宗社之危疑也須議諸大臣至于國人皆曰可
然後受罪者服而更無異論任之罪著自　先朝已不
可道之說見於許沆推案至於今日又致　上心之

憂惧固不可不罪仁滅形迹不睹而有所失灌亦不自安如是宜罪固所甘受但任之被罪王大妃豈文定公得安心自上必慰安也大王大妃曰卿雖不言予豈不思在平時亦切保護之心矣中宗朝具壽大小尹聃為大司諫時言大小尹之說欲使上無所撓惑以鎮人心厥後鄭順朋為大司憲時亦言有大小分邊之說士大夫居閒兩尹之家者皆不自安云中宗以為必除

順朋

根本然後 宗社可安故乃欲罪任朝廷請而止之
任尚稔凶謀 以致今日之變今若輕罪恐有後患但
卿等又請酌中定罪故當從廷議如有後日之難朝
廷其處之順朋曰任初以扶護 東宮為之名而遂
成大小尹之說一國臣民皆仰戴 東宮任豈別有
扶護之事乎或云小尹為大君者 亦甚無理 東
宮既無嗣而只有一大君豈有他意臣憤其言以此
啓于 中廟也及仁宗傳位于 上事順名正人無他

意而任自生䟽畏盖存形迹仁淑灌亦發於公論須
光準分輕重罪之然後人心定矣光準曰任奸慝之狀自
文定
大行王在東宮時多有之臣民咸憤況在丁酉謀
危　國母近又與灌仁淑連結皆不自安故兩司會
議欲啓同僉等以為內旨不下政院而下于他處因
此罪人則恐有後議云故未即啓之今不速處上下
疑惧禍亦漸大不可不罪　大王大妃曰禍若協迫
則古亦有下密旨于大臣之時況今者任連結孰攻

大臣恐生大故故也其可許後日之議而不慮協迫
李彦迪之禍乎彦迪曰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
文定　任久存形迹只可遠竄不必圍籬　大王大妃曰卿
言固然不欲傷人曼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敢也継
自今朝廷協議使無邪論頃日為分遣之說者皆以
保護東宮藉口保護東宮者豈必間父子雖兄
弟然後為忠乎邪議置之使父子兄弟之間欲有所
疑間者皆任之焉也　仁宗在天之靈昭鑑下臨

內間會無如此之言　中宗常於世子問安每以孝悌為教則嘗聞之矣至如朝廷之人某是某非則未之聞也　仁宗之不自安者必任之所致予則未曾知之今聞朝廷有此言故及之自古豈有去母后大若然後必能保東宮乎害其大君而　仁宗早世置

中庸

國家於何處今又交結執政亦將何為撥曰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

文定

以威刑鎮人心亦不可以苟存疑慮於上下　大王

大妃曰若無形跡何超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專不得知東宮失火後諫院上疏有忘克之說李霖疏有易至驕淩忘克之謀終成厲階云中庙莫知所措及具壽聃言大小尹之說而後中庙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邪說出於外庭非出於內間也恐如朴氏城福寵三大臣寵昌君嵓之事故予尚憂慮尔命寵任嵓仁淑遠灌諸臺

十寅命召尹仁鏡李芑李彦迪申光漢林百齡許休庵嵓磁尹溉權撥丁玉亨尹思翼曰予觀弘文館劄及白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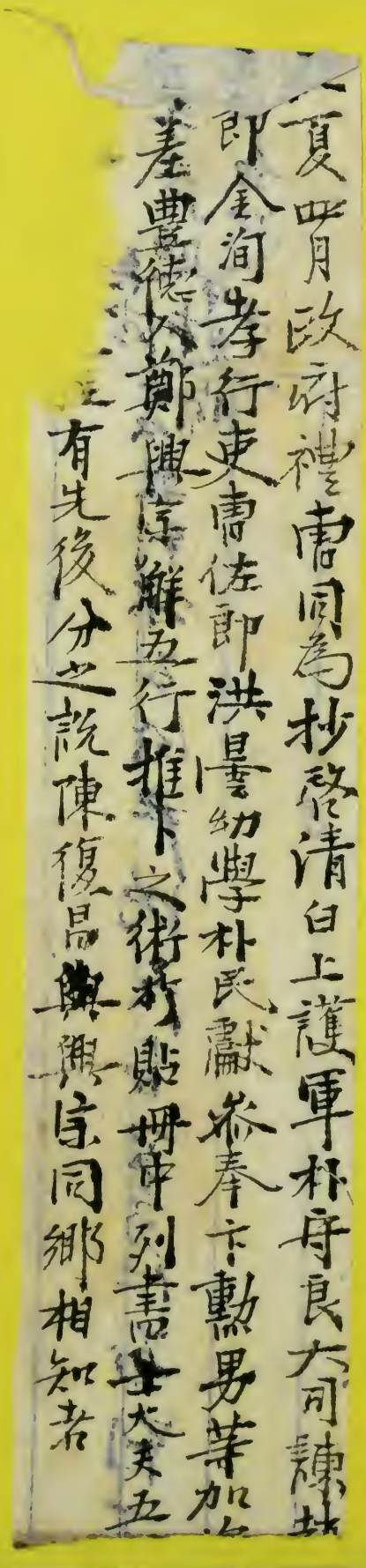
內間會無如此之言　中宗常於世子問安每以孝悌為教則嘗聞之矣至如朝廷之人某是某非則未之聞也　仁宗之不自安者必任之所致予則未曾知之今聞朝廷有此言故及之自古豈有去母后大若然後必能保東宮乎害其大君而　仁宗早世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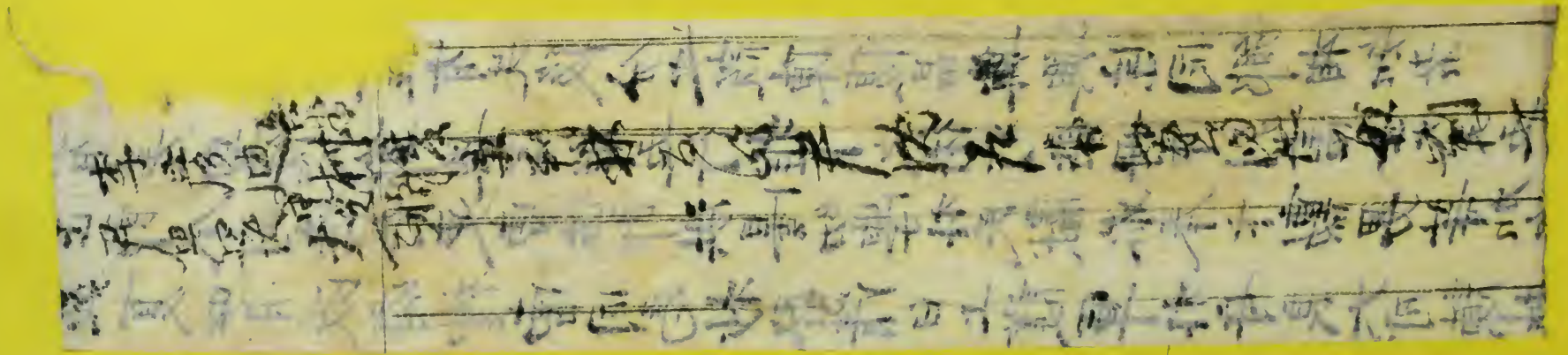
中庸

國家於何處今又交結執政亦將何為撥曰任若有邪心死無足惜刑罰過中人心不服當此初政不可

文定

以威刑鎮人心亦不可以苟存寬慮於上下　大王





大妃曰若無形跡何以知之有大小尹之說自內專不得知東宮失火後諫院上疏有忌克之說李霖疏有易至騰凌忌克之謀終成厲階云 中庙莫知所措及具壽聊言大小尹之說而後 中庙始覺疏意欲推尹任而朝廷止之然則邪說出於外庭非出於內間也恐如朴氏城福

三大臣竊弄
君權之事

之事故予尚憂慮尔 命竄任臣仁淑遠竄

諸臺啓 十寅 命召尹仁鏡李芑李彦迪申光漢林百齡許

休庵罷 磁尹溉權撥丁玉亨尹思勳曰予觀弘文館劄及白

四

仁傑所啓前一日傑以献納
來啓密旨之非皆以密旨為非密旨豈
自上所欲為主少國疑之時任謀危
宗社勢甚岌
而臺諫侍從無一人抗言救難故予固知所措倣古
例為密旨出於不得已也今以此為非又劾同僚以為
有同傳令軍卒仁傑啓閔齊仁以畏府長官聞密旨
之下奔走宰相之家有同亡
此必托正而護賊使深憂國事者不得自安也下既
不直言而上又無密旨則予母子孤立無助坐而待
亡乎今此所論至為駭愕機阱甚大不勝痛心此人

順朋

文定答

等必聽奸賊之言而然也下仁傑于禁府並罷執義
以下執義宋希奎司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李彦旦
持平金碻閔起文正言金鶱祥柳希春
罪任等甚輕故那論如此其議依律定罪仁鏡等啓
曰任等之罪前於面對折中議啓上下之意已定改
之未安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恐
其太重灌與仁淑俱以執權大臣陰付尹任謀危
宗社其罪極重而事涉詭從恐不可以一律斷之答
曰大臣非不知此人罪關 宗社而如此輕議國事

倚於何人乎任等所當依律而新政之初務定人心
三大臣安置
其末減罪之　敎曰尹任乞蔵禍心謀害宮闈情迹
彰著東宮失火後造爲浮言亂惑人聽到今常懷不
安之心曲爲自保之計原其情罪在法罔赦第以
先后至親遽用全律予心未安只從寬典以示予不
忍之意安置絶島海南柳灌當國家危疑之際居大臣
之位陰結尹任謀危　宗社所關非輕不可在都下中
道付處舒川柳仁淑連姻尹任之家互相通結謀危

沖齋啓
宗社亦不可在都下遠方付處戊辰長兩辰兵曹判書權
撥書啓曰自昨大風大雨連夜曚昧小臣鄙意以為
大臣竄逐國家重事而定罪不明恐或天意有所憾
而然也頃者會議人皆不知其端若以謀危 宗社
罪之則是人臣極罪名之不可不明物情拂鬱天變可
惧非但此人等以暗昧受罪於王政亦大違誤大抵
至難合者人心也即位之後號令分明人心共悅今
又起此風波未踰月屢竄大臣人必不測物情還散

順順統

柳灌素有腹病朝歌暮来二于政院坐必倚屏柳仁淑又得上氣此等老病仅生位極人臣豈有他心今若遠行病死于路則人必曰是國家殺之也伏願自上平心察之按啓草言「大行王傳位時在則處事正灌則有功多有如此申救之語為李彦迪所止削去」丁巳工曹判書鄭順朋上疏曰伏以臣自今年首夏得浮腫病百疢交攻淹延五朔僅保殘喘窃聞奸賊搆乱謀覆 宗社心常憤鬱只緣罹病不能自達以待公論之發伏聞密旨之下不勝驚惶與二三

宰相議諭憲長使之先啓當時臺諫暗於綏意反以密
旨為不正各自退散危亡之機迫在朝夕故臣力疾
強起隨行同議宰相敷陳罪狀分輕重罪之將以鎮人
心而扶 宗社也厥後邪議並起人心搖動雖曰脅
從不可在都下故並 命竄逐冈治其餘是宜更無
人言而權撥以帷幄重臣曲為申救臣不勝寒心大
抵人臣雖有將心王法所不赦況乃謀秘計既已著
見者乎尹任往在丁酉年間黨付三乃欲害國母設

若其許得售則未有毋瘵而子全之理也　仁宗大
王孝友天出兄弟之間少無間隙而任昌為不道之
言使上下不安及至賓天之後自生起惧陰結權臣以圖
不軌原其情狀死有餘辜雖曰先后至親靳不可容
貸柳灌以顧命大臣當危疑之際不思協力輔道曲從
尹任之言使　殿下孤立無依嗣位之日與首相附
耳相語曰當立何人欲自取稟　中宗大王嫡子惟
殿下一人而　仁宗遺教亦曰有慶一原大君可

付後事灌欲稟何人也柳仁淑連姻任家締結已久
殿下即位之日招潛邸師傅問殿下之賢否
設若不賢欲將何為李彦迪入侍經筵而退見仁
淑言殿下英明特異則仁淑默然不答不悅之色
見於面目平居對人指殿下發口不可道之言謂上有眼疾畧無忌憚罪惡亦大得保首領亦已足矣嗣服
之日一二下官(李麻)承受此人等指揮使生殺之權不
欲歸於慈殿公然倡說此亦凶謀之一端也伏願

明錄三人之罪曉諭中外以快物情不勝幸甚自七月以後太白晝見無日無之陰虹抱日霪霖不止罕見天日此皆陰盛陽微君弱臣強之象自議事之後天始開霽則天日之難誣而天象之不可掩明矣權掇不顧近來災變之極又以一日之兩為罪三人之應臣切憂焉且白仁傑等不知國家重事徒以寃旨不正為言罪固有之然此特愚妄之發不必深治況臺諫以言事見罷恐為 聖德之累也自十四年四來

紀綱頹毁名分倒置朝廷之間陵上之風滋蔓成習其流之弊至於臣子而議君父事舍而侮上官學者而詆師長吏胥(而)議官吏今當去奸之時無一人倡明大義反以啓達爲誤至於同議宰相亦欲營救猶免追謫此臣之所未曉也臣竊恐危亡之禍在於朝夕而不能救也臣雖在痛疾之中聞此名謀以 先朝旧臣義當馳啓而淹待 密旨之下則臣之罪亦大矣請罷臣職以懲人臣坐食君祿顛而不扶之罪 宗社

再祭忠順堂

尹仁鏡

幸甚戊午　大王大妃同御忠順堂洪彦弼尹仁鏡李芑權撥李彦迪丁玉亨申光漢許磁林百岭尹思翼尹溉閔齊仁羅世纘入侍上下順朋疏曰宗社大賊卿等何申救之甚也今試見此疏仁鏡曰順朋疏以為灌與小臣相語在嗣服之日實非此日六月晦日臣與林百岭宋祺壽以葉房提調會坐于忠順堂近地灌自外無端入来曰稟宗社大計何如臣曰大君在何稟之有今雖稟之必無他計主

文忠

許磁

上病革脫有乱命我等以中宗舊臣其可從乎灌唯唯而退大王大妃曰灌之欲稟有異心也承此人之指倡言毋使政歸慈殿者誰也磁曰前日舍賓廳時臣出休廡下李霖曰不知政攸何慈殿臣曰既有故事大王大妃在何問焉霖曰政權不可攸於女主臣曰汝不思之甚也其將何攸霖曰何言之輕也臣曰汝雖輕我我不知乃所言霖曰大臣之意亦且不然臣以此言欲頭劾而恐人心驚疑只論

文定

庚辰

遂攸曹公規順朋諫臣竇死罪 疏
大王大妃曰罪灌
等以謀危 宗社大臣皆曰過重予不敢知大臣初
言三人懷不自安然則苟患失之無所不止苟無所
不至則豈不為謀危之計此事雖不敢明言內間有
諺書相通而見露者彥弼等請聞之 大王大妃曰
其諺簡云近觀國事人心漸至殊常吾則坐待死日判
書亦悶其如此欲移大位於公又之處協力考察
未之能爾前日所教之事勢所難為頃日所達之

事請速為之如是遲留則終致曖昧而死者不知其
幾也前日竄元老時并竄元衡則人心之分歧必不
至如此矣大槩如是爾 通內旨書 此任通于內間之諺書也納于袖囊使婢傳達之除誤失于
內庭適為大王大妃殿宮人所得所謂判書指柳仁淑也公反
覆指鳳城君岏也失簡事推鞫時見毛憐招毛憐召任
閔內婢彥弼等曰判書何人教事何事大王大妃
曰所謂判書不知為誰教事亦不知何事觀書不覺
寒心苟恐蔓延不敢明言之耳然陰結內外謀危
宗社故不得已言諸大臣卿等反以為罪之不明同

然否我何也大抵事有輕重　宗社為重大臣為輕
苟閔　宗社雖大臣豈可不罪灌等情狀如此而徒
以鎮定人心為言不念國家之重予所以特朝廷之
意安在賞罰不可不明今此三人明示王法以除國
賊順朋等錄功論賞以定人心可也仁鏡曰朝廷非
敢營救欲於新政務從寬典以稱聖德磁曰大臣之
救字有一毫私心自　上每有迫切之教外間不知
而起之今若是快定則更有何起　大王大妃曰王

答

尹仁鏡
磁

文定

大妃宮中有無知下人以子為薄待多發嘱工之言
無所不至予意何極近者大事至此而予猶不能分
明盡白也且欲定任罪恐王大妃有所不安故予親
往諭以 宗社大計又陳其無知下人之事令加禁
制則王大妃即欲放出其人予以為此等人無異禽
獸固不足責故止之今見順朋疏灌等之罪極矣朝
廷何以曰不知乎如此危疑之際順朋為國忘身真
節義之事也彦兩曰請斟酌處之以示好生之德

洪彦弼

文宣

大王大妃曰幼冲在位此正危疑之機　睿宗朝南怡謀逆雖　國喪親鞫至用烙刑是訐國事輕重爾好生之德予豈不念哉今者是非不定人心疑惧不可不分明處之磁曰臣初聞任等有不自安之心而　上亦以此憂惧臣意以為可除任等以安　上意即議于百岭百岭亦諭齊仁而其時但聞自　上憂惧而已及承謀危之教臣與百岭尚且不知況他人乎若知之則其誰敢救今則既聞內人不道之事且

許磁

百齡

文宣

見順朋之疏若以此快定其罪則中外豈有異議
百齡曰今者曆数已歸於
殿下為臣子者固當盡
節不可挾前心而此三人自懷疑惧反有患失之心
其漸將無所不止
大王大妃曰此三人當革心無
異心猶且締結內外至云移他公文處是欲謀危
宗社也朝廷非不知之而不啓故不得已
下密旨今見順朋
疏此其虛語耶灌以
中宗旧臣知正統所歸而敢
欲稟嗣此無異心而然乎仁淑不欲使政柄歸於予

必有其意此非謀危而何大抵治小人有如斬蛇他
日若復起扇乱則　宗社之危亡立至矣灌之欲稟
嗣領相知之霖之所言磁光漢聞之仁淑不悅之色
彦迪見之此等已著之罪其可赦之乎當初灌請毋
爲特旨奬封還內降等事是皆有異心而欲使政權
在下人主孤立也思翼曰順朋之言是則罪此三人
不然則可罪順朋此非難事也仁鏡曰思翼之言大誤
磁亦曰大誤　大王大妃曰此非所以議之也卿等

文定

須教文

其艱去予當決之乃命禁府賜任灌仁淑死安置

三大臣賜死

安置李昕

遞權棨

敎曰霖于義州遞撥兵曺判書敎曰皇天降割大禍荐臻國家多難群情未定予以妙質初受丕基凡在臣僚宜協心力各盡職而無貳庶保邦於未危尹任乞戢禍心久稔名計始唱東宮孤單之說起釁士林中締結丁酉三凶之流謀害國母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說眩亂人聽構成虜釁至于今日內自不安曲為保全之計締結執政之臣謀危宗社情延

露柳灌素與尹任更相交密當大行大漸之時正
統自有所歸而柳灌曰稟定當立及孤嗣服之後聽政
自有旧規而灌曰母后不可臨朝柳仁淑連婚尹
任助成陰謀內蓄患失之心以孤之立為不利於已
潛招師傅問予之昏明指予為有疾人或說予賢明
顯有不悅之色是皆陰懷異心謀濟己欲罪閔宗
社在法罔赦固當依律定罪茅以先朝旧臣深加
不忍之心玆將三人只令賜死餘定去奸之典宜推

赦過之恩於戲臣無將心罪固莫贖邦有常刑豈得
已傳曰仁鏡以首相不能鎮定予以為不称其職
今聞沮撓稟嗣之計其功不細首議宰臣與仁鏡等
依佐理功臣錄勳已未 命以鄭順朋李芑林百齡
許磁為一等功臣面對時入參諸臣以戚次第之其
餘承旨傳命內官及他有功者並錄之九月辛酉李
芑林百齡許磁啓曰禮曹參議尹元衡清原尉韓景
祿當初多有功勞林九齡寶城副守萬年尹敦仁崔

錄勳

九月

彦浩亦可錄　答曰內需寺別坐尹參有功其亦並
錄三等　教曰昊天不吊邦國無祿　中宗大王禮
陟未幾　仁宗大王又棄臣民予以沖眇嗣守丕基
同未在位冈知攸濟群情未定國勢危疑尹任本以
先慮之資久憑城社之勢始結三免畨戎　國母
東宮失火之後多發不道之言煽惑群聽積成名謀
至于今日恒懷不安之心曲為自保之計締結權臣
欲行脇膞謀危　宗社情迹發露柳灌柳仁淑與尹

任或相交密或相連朋逆為輔車之勢灌則當先
王大漸之時欲稟後嗣又謂　毋后不宜聽政仁淑
則以予之立為不利於己厭聞賢明之語指予為有
疾其陰蓄異志密謀秘計無所不至　宗社之危迫在
朝夕惟爾不貳心之臣能炳幾決議同心合謀先事
而奮克清大憝使將危國祚復置於安予嘉乃功爰
稽賞典鄭順朋李芭林百齡許磁推誠衛社協贊弘
濟保翼功臣一等洪彥弼尹仁鏡李彥迪權撥丁玉

衛社三等

亨申光漢尹溉閔齊仁金光準推誠衛社弘濟保翼
功臣二等宋祺壽韓景祿尹元衡崔演宋世珩李文
楗鄭源李润慶萬年林九岭尹敦仁崔彦浩尹參安
磎趙璨朴漢宗內官推誠衛社保翼功臣三等權撥李
明胤告文楗鄭源安磎後連延見削京幾觀察使金明胤詣
政院密啓曰朝廷為宗社大計已定三人之罪但
任之所為免謀者必有其人騰播久而至今未聞處
置之事臣未知何故也桂林君瑠任三寸侄任所倚

桂林

以為先謀者瑠必與知既知其情而不即上告罪不容貸而朝廷尚未有問必以為罪魁已除此不足慮置而不論也然事已彰著瑠之思所以自脫之計必無所不至而不逞之徒藉此為不軌者其勢必然若處之於既發之後則必更煩 聖慮伏願議諸大臣速為善處鳳城君屹臣亡妻切親明胤嬰洪景舟女屹即洪之外孫年尚稚弱必無計慮而無知之人以其稍優於諸君之中或有称羨者當國家危疑之時貪功(樂禍)忘(棄)之革

鳳城

藉此為難階者亦未保其必無也宜先處置臣世受國
恩日夜為國長慮以閔齊仁時為大司憲常有憂國之心
又在言地故去八月初往見其家以尹元老祚彼交
搆之罪為倘一元老時竄外後戊申年以辜啓賜死閔陳所懷適城門
將閉遽還未幾二三大臣以尹任免謀啓達而未及
臣所慮之事群下之疑尚未盈釋晝思夜度不揆戰
在外官敢此來啓傳于政院曰瑠多家舍莫適所
在分遣義禁府郎官宣傳官內官多方搜捕無致逃

傳曰

鳳城
桂林逃 逸鳳城君年幼非所知勿問宣傳官等徃搜瑠家璽
逃矣 命召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右議政
李芑左賛成李彦迪右參賛申光漢大司憲許磁吏
曹判書林百齡兵曹判書閔齊仁禮曹判書尹溉漢
城判尹尹思虁刑曹判書丁玉亨戶曹判書沈連源
工曹判書慎居寬大司諫羅世纘教曰瑠之涉於謀
奸自上非不知也茅以宗室至親既除賊黨其謀自
殄故姑置之矣今有言者須勢措置期於必捕高陽

高嶺寺瑠平日托占願剃常所往来此甚可疑劃令
搜捕彦弼等啓曰瑠子延陽正諟金陽守詞坡林君
教鞫 坡林諱瑠 之子陽川正誠金城正玉瑠兄 金城正玉 之婢皆已捕来當鞫
子
問而實聽近殯殿請鞫於慶會門外 教曰所鞫之
女人隨至隨問彦弼等啓曰諸拿来人皆曰不知
或云去月二十日後見任敗即逃是必自知其罪逃
之久矣外方可疑處令方遣人分捕城中亦令窮搜
教曰其拿瑠及鄭惟沆瑠後妻父仁宗淑儀鄭氏亦其女也兩家關

內問妾婢問近来書簡往復處且都城分軍之言守以
備中夜毋致潛越即遣都事宣傳官等往搜府院君
尹汝弼任父家又令宣傳官等率軍一百五十人持
一炬分守城上招瑠之親黨都正尹汝諧正郎鄭滋
注書李德應著作崔弘渡等根尋瑠去處以告
推官洪彦弼尹仁鏡李芑李彦迪申光漢沈連源慎
居寬許磁羅世纘左承旨宋世琰等會慶會南門外
瑠奴富一往問瑠奴富一供去七月二十六日瑠與子延陽正於

楊花渡乘舡到黃海道白川南面吾里浦下陸寧僧
奴及奴無應松问平道奴與延陽正由陸路還来杖
瑠婢頓一伐三十言向海州鄭惟沉家瑠婢頓一供前則果以問
永非伐安出八兩内自八月内以鄭惟沉婢矣杖永非九度
供去八月二十九日鄭惟沉及瑠妻同坐一處同封
瑠奴完石伐諺書各一通進傳于一淑儀奴杖瑠奴元石二十
三供八月二十四五日问瑠與妻俱到鄭惟沉家二十
九日乘舡到白川仍向海州神光寺上菴以為隱避

諭權應挺捕之謀　諭黃海道觀察使權應挺令發軍搜捕同日
瑠
瑠奴永守供　並擧瑠奴永守供去八月二十五日瑠聞宰相詣閥
馳到任家任不出見只與德應相語而還今月初一
日朝方食時見正郎鄭滋潛通之書擲匙起立出自
後門到楊花渡乘舡而去奴順丁泣送江邊云丑杖
李鶴齡　前內需寺別坐李鶴齡瑠異姓五寸叔十七供去八月初十
供
日與李文瑚一時往見瑠于避寓家言尹元老以為
三寸尹任欲立我為王此甚可悶我在此則必死云

李德應傳 前注書李德應供臣與妻父任別居八月二十二日
在政院聞女病出去瑠来曰欲謁叔而叔不出見聞
今日宰相諮閣不審何事臣答曰必是朝廷大事瑠
安世遇 毛㻋 告
有惧色而去丙寅進士安世遇詣政院告曰任與瑠
通而不軌交通傳簡之婢毛㻋今逃于臣母避寓家
若問此人情狀可知任妥玉梅香從伊及
從伊 婢解
㻋夫連同等亦可問 傳曰從伊本孝惠公主
世遇供文見幸必知其情可問世遇供臣與任前妻六寸任

婢毛禘臣母家婢恚德之族任被罪後毛禘来臣母
家言　仁宗昇遐後薳通書則宦奴連伊　大內通
書則婢乃出納且任恐其妾玉梅看洩其兇謀常閉
一室窴謫之日坐于彰義門外圃幕與其子與義壻
德應謀曰玉梅香如不辜去吾計必露急遣耿来且
任平日以不得去李芑林百岭黃憲崔輔漢常懷痛
憤其陰謀秘計鄭倣儀婢內隱難知之毛禘供任常
與興仁興義德應同坐避人說話及被窴於中路遣

鄭倣儀
婢內隱難
毛禘供

留不發將送馬寧妾而去聞賜死而止杖六十乃供言諸世遇者皆是前者傳簡　大內時不謹見失故每令黃頓一之婢傳之頓一乃朴元宗妾之養女而入侍于　仁宗者也其他則奴連伊及掌苑署奴成

內隱難供

等知之內隱難供去六月　大行王未寧時任婢毛獜持簡而來稱任女同妾之簡婢即傳于敘儀前二月初毛獜又以小袱包簡持來即傳付黃頓一彥弼等啓曰頓一若何出者則請出而問之　傳曰當自

黃頓一傳

內問之未幾自內書下頓一供辭曰毛猾持任簡

大行王未寧時三度暴遞後三四度或累或以紙或

王梅香傳

包以袱俾女達于　王大妃王梅香供任通簡大

內時與興義德應辟人密坐或自寫或令從伊及子弟

寫之使司僕家婢條通傳通杖三度供去七月二十

四日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　主上幼冲且有眼

疾常圍甲帳而坐不欲人見一眼有疾尚不可為君

況兩眼俱有疾乎汝當立矣以單衣前幅掩目起步

從伊供

曰　主上之疾正如此云從伊供七月初三日任謂興義曰　大君年幼有眼疾欲立鳳城君興義曰大君既入闕何以為之父子恒處外方相共密議柳希閔来則即出見屏人共語灌通書則奴連伊婢石非成蕃供等出納成蕃供瑠帝昏夜往来任家且令子鶴齡文李德恵供瑚潛通密謀我則不與焉杖三十不服李德恵供任常以大小尹之說慮有禍患交相戒之不已杖四度供云　仁宗大漸時任出語臣曰　主上病革若　大

君嗣位元老得志則吾族赤矣古者有擇賢而立之之言今諸王子中鳳城君賢明當立臣問其計答曰使鳳城君因問安入侍則可以啚之臣曰推戴正統於理順矣及 主上嗣位任聞元老被竄時怨己及成子澤之語因責臣曰吾門自此滅矣我初聞汝正論乃至於此甚正論今何如且擇賢而立校理郭珣之言除去元老保養正統副提學羅湲之論此語聞諸典籍李煇於里松供朴元宗妾乃黃頓一養母今 上即位後

於里松供

條適倏
從伊修

進士

興義以不得立鳳城君有嘆恨之色條適供八月間
任使我傳筒于大內其後連二日傳之杖從伊九
度供任常言桂林君鳳城君中立之則今上可以出
之且仁淑通書任與興義見輒燒之杖興義三十供
云仁宗大漸時父任言鳳城君若以同安入來即
使傳位則孰能禦之且常言鳳城閔明可以立之所
與謀者灌與仁叔也父又言郭珣云擇賢而立何必
立大君乎瑠亦謂臣曰鄭郁言宗社重大擇

立可也父又曰雖欲蔔立鳳城李芑為兵曹判書勢
似難矣李輝供臣常言大小尹之說不足置齒牙間
羅湜聞而悲之去二月間臣往問於湜二曰非者非
之然後是非定矣何以云不足置齒牙間耶臣以此
言于李德應訊杖二度供云臣嘗到郭珣家珣曰主上
無嗣大君立則大小尹之說何以處之臣答以不足
論則珣曰當擇賢而立宁有定乎副提學羅湜供李
輝為修撰時到臣家曰主上無嗣人有危疑之心

羅湜供

李輝供

臣荅曰　主上豈終無嗣雖或無之　中宗嫡統　大
李鶴齡朴　君存焉有何危疑也他無所言李鶴齡成箸杖三十
成箸不服　不服丁卯彥弼等請出黃頓一鞫之　荅曰今若窮
請鞫黃頓一　問恐終至於難處不必出而鞫之羅湜供煇到臣家
羅湜供　言及大小尹之說煇曰此言不足置齒牙間臣荅曰
非者非之然後是非定矣　大君年幼　主上聖明
必無相間之理然元老多言兄弟間恐致相乖朝廷
何不治此人乎德馨供任之免謀在　仁宗大漸時令
德馨供

鳳城君入侍脫有不諱仍卽位乃其計也至如灌等
同謀之狀則曾在五六年間任嘗言灌躁毒人得志
必欲刀切我身臣向何嫌任日有一宗親向與德豊
君夫人妹任同生因訟搆嫌灌時爲掌令聽此宗親之
言欲論夫人時節德豊死后有稱曹司鑰失者親近出入頗有醜辱而衆議以
國母至親止而不啓以我知其事故常見我必作色
以此不相得及東宮失火灌以爲此災之作起元
老所爲對李霖泣而言之故其時元老到任家謂曰

霖之疏言炎二之火既熾後告霖疏（此弘文館疏也而誤指之語見上）此灌陰嗾霖指我所為也其後灌為平安監司朝廷交章請留而　中宗竟不從之灌頗有憾恨之意任毋三往慰灌曰　東宮仁聖復有何事若朝廷有事我當為　東宮死之任嗟嘆其賢曰真義士也灌自監司入為政承任數從交密其後灌為軍兇寺提調元老為僉正灌於殿最將黜之尹汝翼亦以提調止之曰我與之有嫌黜之不可灌揚臂不聽強而後止任

聞之曰灌真剛者何不許後患及竄元老又聞灌唱先賛之曰是誠何人也是誠何人也當此時何以加手於此人又曰灌剛直大臣又攖重而自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其間往来通言者成番其人也至於仁淑任素不相識仁淑欲嫁任三寸任全城正為婚全城不肯任勸成之自是相親密仁淑若来則携入寢房相話慇懃向時鄭順朋啓大小尹之說任將竄而得免仁淑到任家曰頃有飛

語謂我輩爾將有齊后之謀及大小尹之說始啓之日自上命取許珩推案而來吾以為必死心膽落矣適諫官言此乃三兔搆陷之說不足憑信而止吾心始安矣任曰今則無事乎仁淑曰更有何事仁宗即位後任尊書啓曰仁淑大剛正可以擢用其後為二相臣不知其果以倨言致此否也及寬元老始欲置諸重典而終止於竄仁淑與權撥言曰此人當於政府中樸殺何至此似乃言不快之意耶任聞之

曰真丈夫也其间通簡仁淑子希闵傳之希闵来則
任遽麾臣輩與義等曰汝等在此必難盡言如是者
数矣臣既陪於近黨分死而已臣死何闻而必假餘
辞說以救活耶白日照臣之口有闻必達不敢欺誣
仁宗昇遐後希閔乘昏而来任曰汝等少避仍與之語
臣竊聽希閔曰又欲呈辞臣聽語勢仁淑與任相為
交密而　仁宗既已　賓天若無所依而云然任曰
此時令公辞職則萬事瓦裂須用内汁力疾強仕

希閔曰已勸內汁矣任曰往定始自何日希閔曰往
定節目將議啓任曰竄黜元老誰力主之希閔曰父
云長者異於人左相薩拙力為之尹溉逢回設慟將
有物論云任又問嗣王何如希閔曰不知也但吾兄
希顏以借工紫門官貧困補添 御牖親見 主上
專不問眼云臣觀其意以為有眼疾而然也至於讀
簡相通之事則臣於諺字粗解而不熟故未嘗親見
簡以呼通白之自 上往夏之後 王大妃送簡云

大君一眼則專不見一眼則亦高云而其後頓無其言任以為必快差矣不然何以不得更聞乎及上自潛邸入閤之日興仁之婢親光而来曰大君專不擧眼道路訛之曰往疫之後無乃有眼疾乎任曰若然則不可說大行王知其如此而傳位則是為不明及嗣位之日臣以注書入侍常閒眼疾之說私竊疑之覩殯殿傳寶之時進止擧動極為雍容目睛分明臣不勝欣慶退来院中謂檢閱趙璞曰嗣王擧

止雍容盡矣至矣仕罷歸家任亦歸自賀班問臣曰新王何如臣曰動止中節從容不迫一切禮貌雖自內教之若天性不然年方幼少何能至此任曰向聞有疾汝見之乎臣曰敬謹之地雖不能屢目以視其大槩則有何不見眼前有疾傳寶起拜之際何能中節若此傳之者誤也任曰汝素近澗何能知見元老寓逐時多聞言故宮中亦不通簡前則使婢毛襚傳命宮中無不識面書簡恐見奪於人故使元宗妾養

女黃頓一之婢條適通簡、中大槩言今　上數覲於　王大妃乎其氣質如何前有眼疾云今則快差乎細知之乎　王大妃答云侄疫未久忌諱雜人故時未得見不知眼疾何如也然傳聞降陟崇階不待人扶無眼(病)明矣以此相通問焉臣初入經筵退與奉教王希傑在玫院相與語曰　仁宗善讀書　嗣王音韵亦明朗不錯一字既失聖君若不遇如此之主則士君子豈不快望若善輔養則不日成就矣仕嚴

還家任問曰　主上何如臣曰讀書分明氣質雍容又問眼疾臣厲聲荅曰我既詳見如何更問視任之心術則欲為自全之計若　主上有疾不能抱萬機則可保其身矣任又與韓淑雖相交孚常云如淑之歌那後的方言歌後之意何能為事且任以武夫素無知識只欲保其身寵謫之日亦欲趍走出在彰義門外臣與興義追言曰汝若趍逸因汝老父杖及吾輩汝何不思死生有命順而受之　天恩猶可冀也不然禍

不可測任曰吾亦非不知之畏死欲生之心切矣聞
汝等之言而解也遂還来若無興興義之言則任之
為人無所不至矣杖興義鶴岭成蕃王梅香各三十
不服鶴岭死戊辰 傳曰任之謀逆事狀尚未盈服
任為大事豈徇灌興仁淑哉必有他人興焉瑠之族
親雖不參謀豈無所聞並可更問羅淑羅諶李煇大
棨雖服更問所以言之之意德應供通任簡於柳灌
者成蕃也然其免謀蕃既知之至興灌仁淑密謀相

鶴岭死
進士
鶴岭
成蕃
王梅香各
傳曰
德應供

通韓淑雖自少相善然淑聞林百岭之言每言於任曰大小尹之間須相善處云且任常言自丁酉三免之敗即有大小尹之說而其所時謀設者只仁淑而已如灌則雖相交厚而無往來之時韓淑時或來言朝廷之事然常言淑性不剛言亦引而不盈此非可信人也任之免謀臣之前供已盈都在　仁宗大漸之日矣去六月二十六日臣在家聞　上病革以內厩馬桁　命驚惶馳到仍直宿于院翌日初昏任自

尚衣院仕罷入內侍藥連日不出而二十七日興義亦自
梵窟寺入京與興仁偕到差備問問安臣亦令陪使
令頻問于內官夜午來報云有喜語臣即起就差備
門內興仁等在處則內官李承豪言吾則不入矣人
言病勢差歇云俄而任自內出坐內院招臣曰興義
而問曰　上體病勢於汝所見何如臣曰吾以史官
從大臣入見臣則極為瘦憊眼睛亦戞任曰有生道
乎臣曰雖如此春秋尚盛豈無生道乎任曰於吾所

見頓無生道仍嗟嘆曰吾門赤矣臣荅曰年少
主上尚且如此吾之死生禍福何可盈詐任曰雖然死
豈不惜抑此時無有可為之事乎臣曰有何所為任
曰擇賢而立古有其語此不可為乎鄒珣亦曰
大君賢明則以正推戴可也不然　主上可視諸侯
中擇可而立之云此可為也吾不知某王子為可但
聞鳳城為賢臣與興義不勝驚恐興義曰父何為出
此言任曰汝之過也汝勿為過濶臣曰理順推戴可

也　宗社大事豈可自吾門出耶任曰　上疾如此
使鳳城入侍仍欲傳位勢不可為乎臣答曰人心聚
於正雖欲如此朝廷孰從之何發赤族之言乎凡事以
正則天亦有知死無所恨任曰汝等言果是事若不
成不無促禍之理不得已以正為之當此危慮之際
諸王子亦多傳位大君之事不可不早處但　主
上若聞傳　位之言則不無動心何可忍言此意須
告于　中殿待上氣稍蘇稟之可也其後內官出言

中殿稟　宗社大計　上命傳位于　大君云及大
行王昇遐後　大王大妃遣內官勸諭於任及汝爾
任意稍解曰我侍病入侍必以我爲國爲不測而終
無異意傳位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默也心甚自安
及元老寵時言我之得罪任與成子澤爲之當此
主少國疑之時任必謀亂若誅此人吾雖死何恨又
賢良科復戢豈上所知必任欲得人心而爲此擧也
任聞而惧之曰此豈我得人心之時我吾得人心矣

用焉此必殺我二其死矣仍謂臣及興義曰汝等之正論也以正論而徒死有何益哉興義曰父於此時何為此言任曰自上果有眼疾終不能諱若然何能摠攝萬機朝廷將必廢之欲通璿昞仁淑而預畜之何如臣等曰安知璿昞仁淑以父為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任既機會下手無地但伺察眼疾欲其不辜其昞通簡者黃頓一也及聞眼疾之為虛任膳落曰此乃天亡之秋也悔其謀之不成常懷不自

安之心所與共謀者灌仁淑而已且成子澤本反側
邪人與義讀書香林寺子澤亦在其寺仍與相知元
老無狀之言反覆傳說與義不信其人未嘗尋訪來
或諱之臣則為同年後始與相識而其所言則與義
知之杖三十乃言李霽亦交二柳而權擾亦來見任
杖與義文瑚玉梅香從伊各三十與前供無異煇供

煇供
李仲悅

中宗大王昇遐時臣為弘文館博士得病月餘吏曹
正郎李中悅到臣家言頃者大小尹之說紛紜今不

郭珣

可復論臣曰汝言是也以尹元衡為嘉善元老為階梯之戚何妨然則庶可慰慈殿之心厥後其言傳播羅湜聞之到鄭彦慤家以臣言為非臣欲見湜往其家湜適出仍見羅淑問曰聞湜以我言為非吾之此言果非乎淑曰兄所言則不知矣但非者非之之言是也如此然後兩間指仁宗與主上和平矣其後又往郭珣家言及此論仍問曰吾之此論或有非之者此果非乎主上若無後嗣當歸於正派元老等雖有

所失不可治之珣答曰我意則不然後事不可預議當徐觀而為之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其後又見李德應責臣曰汝言小尹不可治罷而又欲推崇乎臣答曰戒論甚非乎頃見鄭珣曰　主上後嗣烏有一定之地乎仍戒之曰此言一出必有赤族之禍慎勿出口吾今告汝者汝非他人乃任之壻故敢言之他日汝必思吾言我每戒汝又非戒何哉羅叔言先治元老後得保兩河此言雖是於我心亦有所

未知焉汝之言亦非公論更勿復言臣之此意承旨
彦卿亦曰宋世琦亦知之彦卿等以煇之等供啓曰暮抵友家
訊言如此而不輸其訊言之意所當刑訊但煇欲宗
其言肇世琦證之世琦欲避請令勿避 答曰自
中宗朝已令勿復言大小朋之說而煇等三人言之
不止必有其意可刑訊煇之引世琦欲實其言勿避
傳曰已已 傳曰任呂與薛仁淑謀逆予兩司亦有通謀
芭磁啓 者予并詰於德應芭磁啓曰兩司罷中學一會後司

朴光佑
鄭希登

諫朴光佑掌令鄭希登直往柳灌家云臣等既有所
啓而 上亦有所問故敢啓 答曰必有其意可拿問
李仲悅
史書正郎李中悅來啓曰前年十一月臣聞煇病往
見煇曰 新王即位何事爲急臣曰爲善最急煇曰
近者多有大小尹之說此何如也臣曰如此之言
之未便以元衡爲嘉善元老爲敦寧都正上慰 慈殿
下決無疑豈不好哉今於小尹之輩略有未便則善
政雖多無足觀矣煇曰汝言至當又曰尹任更不可

默叙
予臣曰自先　朝所失多矣豈可更焉顯戚煇默
然後一日煇来言前聞汝言甚合於心故乃言於人
人或咎我者曰年少輩何為如此苟且之論予臣曰
其答之者誰煇不答強問曰羅諟兄弟也其後臣
避寓路傍家聞　大君患疫甚苦後數日煇又来臣
以所聞言曰　主上無嗣臣民仰戴只此一身今聞
此言懷抱甚惡汝亦有所聞乎煇良久答曰顧終之
事何以知之而汝為如此論也臣曰是何言也更有

他處可仰乎煇不答作色而去其後數見之則煇曰
受授之事臣子何以敢議累有未便之意臣大惟其
言之有意曰果是臣子所不可言也但吾意如此故
言之甫煇曰今日無聊多發雜言遂辭去厥後臣見
丁熿曰煇誤入矣所論不正如此煇曰兄亡分及古
今通誼且有嫡統一久更有何議臣曰煇性亡言國
事有驗此必與加　內旨者相交也熿曰不善之人
也更不可交云此乃　仁宗朝所言非當代之言臣

德應傳

但以輝為邪說而已今見奸人形跡已著此必與德
應潛通不勝驚愕謹以前後所聞啓之杖德應九度
供厥立之謀灌通於掌令鄭希登與義諭諸正言李
輝杖文瑚屬一各三十不服文瑚死鄭希登供中掌
會罷非往灌家乃往五寸叔鄭源家灌則素不相識
未有交通謀議之事鄭磁供聞諸屬一瑠稱部將之
傳曰行向香山九月山云傳曰磁以瑠之一家瑠之所
為宜無不知其更詰以永守之招磁供臣與瑠雖曰

文瑚死鄭希登傳

鄭源傳

鄭郁傳

兄弟當初議昏時臣以年歲不相當止之瑠聞此言常懷不愜之心對我言汝不以兄弟遇我凡事略不論議臣為兵曹佐郎時到瑠家瑠設酌曰欲陳懷抱但汝迂濶不知時議仍言大小尹之說汝知之乎答曰此何言也瑠曰人皆知此而汝猶不知真不知時議任曰瑠之迂濶不可用曾已上達臣聞此言心甚畏之不相數見寧有書簡潛通之事拿忠州牧使鄭郁来郁供瑠乃臣之友安從典妹夫故少時暫知自

出身後十餘年一不相從去正月初三四日間以進香到京隅一見之而其時仁宗嗣位擇立之說言之無理七月初十日又以即位陳賀上京未久即還不得相見有何所言杖羅淑六度供去三月煇到家言主上與大君兩間有難間之勢且諸王子尚多恐正統歸地臣答曰正統自有所歸何為發此言煇言然則小尹等為頭戟何如臣曰元老多言不使近諸大君然後大君無過而正統自然正矣杖羅堤三

羅淑傳

羅堤傳

鳳城

十供去三月間煇来說諸王子之多仍譽鳳城君之賢臣不知其意答以何發雜言煇即出故他日又来曰小尹等為顯戚何如臣曰人皆非之不須顯用杖

彦頤等啓

煇希營興義連伊各三十匹前供無異彦頤等啓曰觀煇說與羅淑羅湜李中悅之言則煇於中間以任之意反覆往来者也凡此姦謀皆此人助成終當典

柳希閔佐刑

刑姑勿推刑拿柳希閔来據德應等招問之供臣以任四寸孫女夫尋常往来而其姦謀則不與知杖六

傳曰

德應傳

澤傳

十略不輸情杖磁郁希益各三十不服庚午傳曰
德應供稱子澤多發雜言而不言其所言其更詳問
以備憑問子澤德應供子澤言於興義曰元老無狀
上可以害東宮下可以害士林子澤之所以敬此
言者曾欲為大君師傅而不得乃自起為元老所
沮又欲依附尹任為媒進之計杖煇德應郁希閔連
伊各三十與前招同杖磁三十供去八月晦臣以靖
陵翔祭大祝出去九月初一日入来而瑠之逃在外

傳曰
月二十六日則其初一日通簡之言虛矣傳曰德
應已服不須加刑磁之所供則然矣然初一日捕瑠
之夕磁在家云其自陵可及來耶杖郁磁希閔連
問李煇
煇服
伊希登三十猶不輸情杖煇三十尚不服又覈詰問
曰往來於羅淑羅湜李中悅之家言諸王子之多且
譽鳳城之賢者非陰懷二心子非廣探人意子聞人
之言即傳於李德應者非陰附尹任子非助成逆謀
子煇乃服辛未命禁府追輾任灌仁淑輾李煇李

構罪

德應于軍兇寺前梟首三日傳屍四方絞任子興仁興義興禮金伊瑠子諟洞諩仁淑子希曾希顏希孟希閔灌子光纘并籍沒家産妻妾幼子為奴兄弟叔姪依律緣坐任自丁酉年締結金安老以輔翼東宮為名欲廢 國母至引宋仁宗故事此免謀之一也安老仇輩 任以東宮至親幸免而自此日畜危惧之心及 東宮失火倡言人火眩惑聽聞或造薄待 東宮之言或構必易樹子之語陰嗾葛諫侍

從筆之於疏章此免謀之一也　中庙因具壽聊所
啓始知有大小尹之說欲究言根媺於言路而止任
自恃城狐之勢即請閑辟戟仍念言曰宜罪小臣則
國事安跋扈之略無所忌此免心之一也　仁庙即
位任自負得志陰結灌畦仁淑以除去小尹然後得
保　大君之言播諸士類托為正論其意欲孤　大
君而謀移大統於瑠此免謀之一也　仁宗病革任
假稱侍病敢入　大內　慈殿問安則雍之　慈殿

欲見則拒之使　兩宮阻厲仍令灌為外應使之稟
定當立已為內應周旋贊助欲使大位不敗正統此
兇謀之一也灌方議稟嗣為仁鏡所沮而不遂任招
興義德應於內班院相與密議欲令岼承　命入侍
遂畜傳位以子壻論議不一且慮人心不從事出倉
黃亦不克濟此兇謀之一也逮　上入承之後益自
疑懼通訳灌等欲使　王大妃攝政謀為後日廢立
之地亦見沮於二三大臣而未售其計此兇謀之一

也乃搆成 上有眼疾之語或伺察於內或播騰於
外以為難聽國政動搖人心與仁淑等陰謀倡為擇
賢之說使一時士林皆墜術中幾成廢立之計此兇
謀之一也朴光佑供臣素不識灌聞郭珣將下鄉自
中學往見珣之家在灌隣人必誤傳杖訊六十不服
彦舜等啓曰成蕃烙刑訊不服鄭磁雖曰通前月日
可起鄭郁出於興義之招而興義已死瑠且不捕無
從憑詰希登光佑亦不服今若加刑必死請以時推

答曰

照律答曰成番與任同謀云可加刑希登不獨與光佑往灌家德應之招亦言灌通於希登此非光佑比也加等定罪於是杖流遷于興陽安置希登于龍川郁于昆陽遷于光陽徙流于鉄原豊田驛光佑于鳳山洞仙驛彦弼等啓曰臣等於面對之日不知任罪惡多有菅救今免謀至此不勝惶惧答曰任通簡于內多有慫慂之語宗社岌乎殆哉故不得已下密旨向若失此機會安得有今日朝廷初不知此而然也

書而出啓

請黃頊出勿辭彦卿仁鏡芑啓曰黃頊一不可在闕內且因
鳳城上教伏聞內間有恣為不道之語者請並出之鳳城
君峴出於迸賊之招非一再矣而前者上教以為
非其所知欲為保全工意至矣然為宗社計不
可都下在答曰黃頊一依啓且近來有識文士陷
於術中者尚多內人有何知識徒恃彼人威勢而然
矣梓宮在殯而如此為之尚且未安況侍衛之
鳳城兄人乎予雖不罪王大妃皆欲放出之鳳城年尚幼

稚且任若言欲立桂林則無敢附之者故姑為是托言耳鳳城未嘗明知而并罪之則非徒衷此無辜其於兄弟之情亦如何哉不可寬也彥弼等再三論啓

更啓者

答曰兄弟之間至於如此古今大變今若罪之於情何如峴若長當自知畏慎大司憲許磁大司諫羅世纘亦論峴罪

再啓者

答曰鳳城自在襁褓予保之養之視同已出何忍罪之昔萬章問於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立為天子放之有庫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

桂城祀

馬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
以此觀之雖其所自為之事古之人猶且處之如此
況兄弟之間明知其不典而猶復罪之予何忍耶且
瑠繼桂城之祀瑠雖為逆桂城何罪以戚宗親子不可
絕祀瑠之家產自桂城家來者其勿籍沒以利城君
慣之子雲城正寺鉄瑠繼祀彦弼等回啓曰 上教
恩恻不勝感激 傳曰任等免謀初不知至於此極故
功臣之號只稱保翼以今觀之上天陰隲 宗社默

四落
傳旨

賛而然矣宜称以忘難許磁羅世纘啓曰賊任之父
尹汝弼以八十得免緣坐幸矣不可仍授其賊請盖
行追奪答曰汝弼乃章敬王后之父仁宗之
外舅況今年老其生於世幾何只罷其賊使不失靖
國功臣之祿壬申領議政尹仁鏡等率百官上箋于
兩殿以賀誅討逆賊仍曉諭中外其教曰天矣是椓
禍今荐臻國步斯頻亂靡有定方憂多乱之未堪奈
此羣慝之交構尹任憑肘腋之親席卉畀之寵托護

東宮舊謀於汲引兇黨蔓危　國母蓄念於覬覦壺
闈猩鳥稔攫母之惡猘狗狃吠主之毒履霜至冰非
一朝一夕之故酋糜及米積生起生偪之漸當先王
大漸之時屢國祚危疑之際先惧元老之得志禍必
及於赤族欲托鳳城之問安事將迫於傳寶陰謀未
逞奸計益深兇邪締結而潛圖蹤跡詭秘而莫測又
與子壻而密訂顕称賊之當立謂予雙眸之有膜指
謂萬機之難治圍甲帳而深居瞞說諱疾之揉奉單

衣而掩目形容病眼之狀畫則共賛其陰謀夜以相傳其秘簡加以飛牘於宮掖每擬置君於奕碁惡已至於射天罪亦極於擢髮柳灌瀝血台座之尊威權震主陰結戚畹之醜氣勢傾朝冈念受遺之重寄反懷犯上之異心乘危病之邪伺謂稟後嗣之承統唉大位之奸窺深厭　國母之臨朝直入　御藥之所欲試異議之鋒謀甚慘矣罪莫贖焉柳仁淑與賊任而連姻懷二心而構乱指予有疾病厭聞賢明之語與

攸為啓蓋敢發廢立之謀或相與秘議或交通陰蓄
其惡已熟其罪亦盈頃因端緒之發見薄示王法而
賜死及今情迹之敗露盍依律文而斬徹璠既犯淆
天之罪又干三命之誅知事迹之發覺雖以身逃據
證左之明白即同徹成仔誅罪人之斯得快示義殺
而無赦李煇稟性險邪行身諂佞黨附奸流包藏兇
詐試廣探其人意遂造成其陰謀李德應受兇人邪
育之恩忘國家生成之化在家問訃之時指劃陰謀

之屈多及予嗣位之日伺察眼疾之有無乱逆之謀終始同忿是皆　宗社之大賊固宜神人之共憤茲将右人皆用重典正淩遲處死之律首從不分明族黨緣坐之法財産入官於戲免倚逆黨之既剪喜見宗社之再安旧染汚俗之維新嘉與臣民而同慶

兩司啓曰鳳城君岏累登免口宜置大罪昨聞　上教丁寧引大舜待衆之事以成　聖上友愛之道臣等不勝感激不敢援法更啓但既渙於大罪則不可

請閉鳳城於家

之於無情而專釋之請閉禁其家勿令出入又宣
軍守直以斷雜人往來左議政成世昌外似疎宕內
實不正與任仁淑素相交厚不合相位之論久而不
泯請遣李文楗安瑭俱以逆賊切親姻親初無寸功
傳旨不允而尚在勳列請削 傳曰屹在王子年少而聞明若
指而言之則士林必從其計故假托言之而其實則
欲立瑠也無自己所犯之事故不允成世昌事近來士
習不正不顧 宗社之危惟權奸是附啓意當矣拿

郭珣傳
成子澤

郭珣成子澤来珣供父死子繼兄亡弟立古今通道
主上以嫡繼統愚夫愚婦孰不知之前年十月間鄭
順朋為大司憲時有　東宮若終無嗣　大君當立
之言臣以為至切之論豈復妄生邪意乃敢擇賢之
意乎尹任年老秩高武班之人本不相識興義亦不
一見德應則臣為臺諫德應為注書只見面而已李
煇則與臣老少不同戟任亦異雖或見面交分至淺
何敢發此邪說乎杖三十不服杖子澤三十不服癸酉

成子澤仗以誅討逆賊告　宗廟訊子澤將杖之際供臣去壬
寅年端午以展掃外祖墳向交河元老亦到臣以為
祖上墓傍久遠陳地汝不當耕墾元老因此發怒到
處毀臣臣敢興義家興義問曰汝以何故見怒於元
老乎仍曰其人何如臣荅曰如我切親公然謗毀則其
誰不害如此之人上可以害　東宮下可以害士林
臣造為此言者欲陷元老訐也乃　命杖流務安縣
成蕃死杖殉成蕃各六十不服成蕃死甲戌兩司啓曰洪嬪

劄啓亢以岳之母不可在闕內且　先王後宮自有寓在之
西司啓若曰所請亟　命出送不允乙亥兩司論岳及洪嬪事
御書答曰鳳城君事不允之意已盡言之熙嬪卽洪氏非自己非事　父王後宮黜送非但於予意未安
慈殿常時待後宮情意至孚當今未過　中宗小祥
相難黜送　上殿之意至爲悲痛予情亦悲尤爲未安
故決不可從之臺諫合司累日論啓竟不從洪彦弼
議勳弗等議定功臣號以鄭順朋李芑林百齡許磁爲推誠

協翼炳機定難衛社功臣一等洪彦弼尹仁鏡尹元衡閔齊仁崔輔漢金光準林九齡韓景祿爲推誠協翼定難衛社功臣二等李彦迪丁玉亨申光漢尹溉宋祺壽崔演宋世琰李潤慶尹敦仁萬年崔彦浩鄭磏申秀經趙璞朴漢宗尹參爲推誠定難衛社功臣三等李彦迪營救逆賊李潤慶中悅之父趙璞李德應之交尹參作罪狀齊仁被論并追削

加金明胤一資除安世遇六品職并賜苧一匹罪人

合啓不允奴婢十口推官以下論賞有差自辛未至辛巳凡諫

合司極論屹及洪嬪事不允戊子安邊府使李久馳
李坎男捕瑠
報曰兔山縣監李坎男獲瑠奴無應松跟尋瑠迹直
抵于黃龍山麓見烟氣而捕得 傳曰眾人斯得其
十月
遣宣傳官義禁府郎官拿來 十月甲午拿瑠及敬元
慶會南門鞫無應松李雄內隱善永守永文來洪彥弼等會慶會
瑠供
南門鞫之瑠供臣去八月二十二日聞朝廷有事欲
見任問之往其家任不出見仍見李德應問之荅曰
予亦不知欲坐語則德應麾之使去乃還臣自火問

烙訊服

卜者言壽根不長宜坐山林然不可無緣出家適門長喪敗因此而出二十三日往楊州高嶺寺率僧奴敬元到楊州長水院婢種德家留二日從城外南山麓還到楊花渡江亭仍留問之知朝廷不為追捕乘舡下泊于黃海道白川地面止宿後十餘日行到咸鏡道安邊李雄家自此入黃龍山上峯岩下削髮以居焉餘不輸情於是擾德應等之供壓(脉)以問猶不服及烙訊乃云頃者以香使往　禧陵則恭奉羅湜曰

聞尹任達于　東宮將立汝以爲君云汝聞之乎臣
曰未也汝於何得聞湜曰聞諸尹元老臣驚惶曰汝
何以荅之湜曰我云桂林君宗室之末年亦老矣
二主昇遐後則桂林亦老何有餘生人必不信臣
曰然則何以爲之欲自明湜曰自然消矣何必自明
且癸卯年間臣將往全羅道溫水告別于任二盛額
曰有何病往溫水臣曰本有風病沐浴後欲往見光
州妻祖母任曰我欲達于　東宮立汝以爲君之言

已播汝以何心出往外方乎臣惶恐曰若聞此言何敢往因問此言既播我欲削髮為僧且自明于上任曰上之所不問汝何自明位高宗親無端作僧則人之聞見必以為異此言久則自消任又曰尹元老其兄弟中別種人此人得志則吾族赤矣云訊杖三度乃供臣一日到任家任曰汝聞主上有眼疾乎荅曰未也任曰一眼則有疾矣兩眼有疾時未詳知臣荅曰我亦未聞任曰若兩眼皆病何以聽政汝及

鳳城

鳳城中當立任畏元老得志欲逞于仁宗臣及莫

鳳城中立以為君者無他鳳城則親王子而且賢也

臣則以其三才俓故也其免謀節次則任以灌仁淑

桂林被禍當權欲使議諸朝廷封主上為上王將立臣或

鳳城矣即輾瑠于市梟首三日傳屍四方乙未領中

領樞以下啓三樞府事洪彥弼政府六曹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館合啓不允

啓曰岍累登逆口義不可貸請亟正罪大臣請禁防兩司弘文館

答曰請遠竄三啓不允丙申大臣六曹兩司臺諫弘文館請

又請若不允岍罪三啓不允戊戌大臣六曹兩司弘文館請岍罪

丙午八月合啓

上答曰　慈殿以中宗小祥未過　仁宗時未發引故爲之傷痛予亦年少而鳳城亦年少人也兄弟之間安忍罪之決不可從之臺諫田啓曰上教懇惻不勝感激丙午八月己丑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等合司啓曰近來人心兇悖少有不愜輒懷無君之心略無忌憚至爲寒心頃者灌仁淑與任交通連結陰圖不軌唱爲擇賢之說其兇謀情迹昭著無疑推鞫之際若涉於迸賊之招則當窮問以正主法而

李霖
韋皐
羅晅
鄭源
李若海

曲貸巧釋事多苟且失意餘孽交生陵蔑君上之心
共處城中扇動朋類黨緣窺覘無所不至遂使國勢
孤弱人心不靖盡正王法以安人心在所不已李霖
素與比隣締結凡為兇謀無不容聽及嗣服之初以
慈殿為不可撓改其心之兇迸人所共憤韓滉在任
近隣兇謀迸論無不與知至薨於德應之招羅晅以玉
堂之良奴事仁滉凡所兇謀一二稟議亦薨於李煇
之招鄭源李若海與灌霖珣同在一里朝夕相從陰

李中悅 金礎 成世昌 林亨秀 韓倒

謀秘計無不共議李中悅與逆賊煇晝夜交通共議
逆論及其出於招辭知其不免先自書啓金礎以任
功親自儒時寄食其家及其出身力主免逆之議當
閔齊仁等將 宗社大計會議中學礎非徒力排其
議敢發免毒之言其黨逆之罪極矣李霖請依律定
罪韓淑羅淑鄭源李若海李中悅金礎請並極邊安置
成世昌與仁淑任交結往來其時免謀無不與聞請
竄于外濟州牧使林亨秀司宰監正韓浻俱以任比

隣之人長在言論之地幷勢相倚請並削奪官爵忝
奉成遇與鄭涼李若海郭珣輩交結自倚其勢及珣
等被罪乃言於相知之人曰柳灌之為人豈至於逆
謀乎德應欲免其罪誣供而成其獄吾三寸俓女夫
尹敦仁得為功臣戝至判官吾嘗有隱憂云其所言
兇逆至於此極賊瑠當獄事未起之前逃竄窮山音
聞隔絶迨其被鞫其所供與兇徒之供一一符合則
德應之供豈是誣餘遇乃敢如是請鞫從之栲訊遇

成遇死
九月　芑啓鳳城
合啓

不服而死九月丁未　上御經筵領事李芑曰前日
芑啓鳳城只罪[illegible]魁多用寬典故至今人心不定鳳城君岳既
登免口而尚在都下當此未有國本之時恐人心以
此而尤未定也大司憲尹元衡大司諫權應挺等合
司啓曰頃者兇黨當　仁宗大漸欲令岳入侍因簒
大統未遂其謀情狀昭著而自　上不忍加罪及今
餘孽猶不懲悛自懷不靖遂使人心携貳國勢孤危而
徒示恩私不斷大義固非　宗社大計請寘重典以

答之兄　定人心答曰奸賊雖籍屹屹幼不知不可論以重典庚申
三四日　臺諫弘文館上劄請屹罪答曰奸賊本意為瑠非
為屹也兄弟相保何害於義決不可從自是臺諫弘
文館上劄屹罪日至三四　上猶不允議政府六曹
政府以下論啓累日　漢城府中樞府承政院藝文館或劄或言交覆論啓
簡亂鳳城臺諫至於累日辭職亦不從至丙寅命竄于江原道
蔚珍縣仍教曰骨肉相殘人倫大變所不可忍令竄
于外者一以為　宗社大計一以為兄弟友愛之道

大臣竝下請 欲兩全故也自大臣下至郎僚伏閤論岘罪不可只
正法
十月 寬請正王法至于六日不允(續書紀誤兩日合貼)申大司諫權庭挺
令啓四人勘
死允
執義元緖俊等合司啓曰頃者免徒與任灌仁淑交
通締結陰圖不軌唱爲擇賢之說其罪在法難赦當
不分首從乃用寬典刑厥元兇罔治贊從使反側之
羅堤
徒迄保性命人心久而愈激羅堤以免悖之人常懷
不軌之心當在 中宗朝搆成易樹之說乃曰勿負
東宮避 居慶州 黃州是既爲 二聖之逆臣而及 上即位

之初與賊煇等共唱擇賢之說免謀悖論又鼓於賊瑠
之供鄭源與灌朝夕相從陰謀秘計無不共議方　仁
宗大漸之時在政院公然唱說于同僚曰　主上病
革人心屬望當在于誰陰試人意羅淑李若海俱以
侍從奴事灌等凡所免謀一口稟議且以　慈殿為
不可摄政大唱相議不有國母請並依律定罪　答
曰當初討賊之時務用寬典冀其自革及今人心如
丁未三月此不可不罪遂賜死

羅州
李若海

鄭源

奎章閣圖書館藏

合啓天賜死九

司諫丁應斗等合啓誅討逆賊之後餘孽尚多保全罪同罰異物情久而愈弊不可不以其罪亡之李中悅包藏禍心締結賊煇唱爲擇賢之說及其兇謀著露反始書啓若自首然其與煇忿謀情迹昭著自啓之辭成子澤反側無狀與羅湜輩晝夜相從爲賊任耳目誣張不根之言誑惑一時之人無君蔑上構捏禍階金磾以賊任至親與興義交親同處多蒙豢養之恩任之兇謀無不與知當

成子澤

金磾

仁宗疾革之時以基

官至出禁亂吏于閫內使執　慈殿問安之婢其情
極為兇慘及兩司會議于中擧力排公論欲護賊任
三人之罪大闕　宗社請寘重典　命賜死九月丙寅
領府事洪彦弼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議政
鄭順朋右贊成閔齊仁判中樞府事許磁吏曹判書
金光準禮曹判書尹元衡啓曰近來邪說亂騰指人
人為証服斥勳臣為無功不知此言出自何處臺諫
侍從亦皆聞之臣等曾欲上達但未知言根故耳今

九月
彦弼亦啓

見壁書良才驛壁上以朱書曰女主執于上奸臣李芑等弄權於下國之將亡可立而待豈不寒心哉副提學鄭彦慤見之取来以啓此是匿名書不足深然見此則知邪論之出必有所由當初逆類定罪時或罷戍或付處此不依律故邪論如此二由禍根尚在故耳臣等議之已久非自今日見壁書始也請窜岊宋麟壽李若氷於重典安置李彦迪鄭磁於極邊盧守愼丁熿柳希春金鸞祥於絕島付處權應挺權應昌鄭惟沃李天啓權勿李湛林亨秀韓澍安景祐權撥宋希圭

傳曰

白仁傑李彦忱閔起文黃博李震李洪男金振宗

剛元趙璞安世亨尹忠元安磌 傳曰當初罪人奸

狀昭著無遠而定罪之時只殲巨魁同治脅從冀其

悔過自新不忍多置重典故邪論至今不止可依啓

忱

罪之但忱已謫遠方只存殘命不可加罪仁鏡等再

再啓不允 啓曰臣等所謂禍根專為忱也請斷大義不允教中

教中外曰 外曰帝王之仁雖貴於宥奸兇之脅從春秋之義實

嚴於治亂賊之黨援法所當然事非不得已顧予冲

質受此不基方憂多難之未堪頃罹群蜚之交構悍鼠稔攫母之惡樊狗蓄吠主之謀於人不容固難擢髮而數其罪在法無赦皆欲寢皮以快於心莫夷合務其鋤根殄滅無俾其易種萌以不忍之政乃体因治之規庶使邪念之潛消用期兇黨之自戢歲月既久誑誘益深尚未革其鴟音敢自掉其蠆尾直斥熏旧謂録之無其功陰右逆類指伏誅之非其宗簧鼓邪喙扇動禍機是由王法之失嚴以致人心之不

靖宜肇常典顯示明威猶慮玉石之焚尚寬市朝之

圭庵尊義賜死

肆並從末減姑置下刑茲將宋獬壽李若水賜死李

諸愼配所

彥迪江界鄭磁慶州遠安置盧守愼珍島丁熿巨濟柳希春

鍾城金鸞祥南海絕島安置權應挺端川權應昌孟山鄭惟沆

迂日李天啓海州權勿伒川李湜梁山林亨秀韓浚利城安景祐

三水遠方付處權撥朔州宋希圭高山白仁傑安邊李彥忱舒川

閔起文林川黃博遂安李震秦安李洪男海州金振宗睟尹剛

元楊口趙璞秦仁安世亨高原尹忠元三登安瑺信川付處於

戲臣無作歪作奸孽自已不可逭也邦有義刑常殺
法在其敢赦乎戊辰弘文館劄論林亨秀為逆賊瓜
牙與謀之迹無疑而止於付處罰不當罪已已台諸
大臣曰當初定罪之時意以為只治巨魁則其他有
異志者可以革心至今尚不懲艾邪論未殄此專由
其時不分析快治之故也玉堂所論如此其議之彥
弼仁鏡芑順朋磁齊仁光準元衡等議啓曰林亨秀

當置重典李爝逆臣李煇之四寸有與謀之事請極

邊安置前者賜死及杖殞者與罪人子息皆有參謀
之罪郭珣鄭希登朴光祐鄭源鄭郁羅淑羅湜李霖
李若海李中悅金礎諸成子澤李若氷宋磷壽林亨秀
尹興義尹興仁尹興禮柳希曾柳希顔柳希閔柳希
孟李鶴岭柳光緒李文瑚成蕃等請籍没家産從之
閏九月自九月丁卯至閏九月甲午臺諫弘文館抗章請屻
三司論屻罪日至五六之罪日至五六不允至是領議政尹仁鏡左議政李芑右
議政鄭順朋判中樞府事許磁右贊成閔齊仁靈城

君申光漢左參贊沈連源右參贊任權工曹判書尹
思翼知中樞府事朴守良戶曹判書鄭世虎工曹參判
書洪暹兵曹參判崔演刑曹參判南世健戶曹參判
申瑛大司成趙士秀漢城府右尹柳辰仝刑曹參議
鄭大年工曹參議元混戶曹參議金弘胤啓曰屹非
止藉口而已為逆賊所屬望而推卜之事出於一家
傳寶之說現於賊招其為自犯昭著無疑神人所共
憤覆載所不容則殿下雖欲施私恩臣等豈復與共

嘗不允

戴一天請斬以大義垂正王法答曰擧朝累日論執
之義予豈不知但予心未安　慈殿亦極傷痛決不
可從　王大妃亦教曰岭事擧朝極論予非不念國
事之重然賴天地　祖宗之默祐國勢既已稍定今
設有邪議其何能為岭罪雖關於宗社原其情則宗
非自為大王之子一如親子撫恤養育而到今治以
大罪毋子之情義所不忍朝廷亦豈不念情法乎若

文定教

仁鏡以再啓

不如是何敢違公論更貽勞於朝廷仁鏡等再啓曰

法者天下之公共瞽瞍殺人義不得自撓三叔流言
成王不得不誅岐之黨謀之於外岐之母卜之於內
事機之會一髮之危豈但流言而已哉岐既竄黜罪
已著矣豈可以偏私之恩不念宗社之重哉請亟
斷以王法毋壞邦刑 殿下所與為國者三公六卿
而已臣等雖無狀苟備於位豈不知人情天理而安
敢乎殿下不允臣等之言必以臣等為不足與謀國

又啓慈殿也臣等不勝惶懼之至又啓于慈殿曰自上以私

恩為難擧朝以大義為重王法不可撓屈請為宗社快從 上答曰朝廷所論予豈不信予之不從者但欲使情法兩全而骨肉殘傷亦所不忍故未能快從今勉從廷議圍籬安置使之自處 慈殿答曰廷議如此更無可言徒為流涕耳 十月戊申江原道觀察使李夢亮以岭死聞 上悼甚停視事四日命復賤禮葬兩司弘文館論岭雖已死罪不大並請勿復禮葬 上牢拒不允論至月餘 上乃勉從猶用王子

禮

冤死人及廢人錄

官復原職

尹任　武科左贊成乙巳初竄南海行到忠州賜死後追刑丁未壁書三子緣坐籍沒　宣祖庚午申雪復官仁宗之內舅也

子興仁　蔭刑曹正郎丁未緣坐死庚午復官

興義　司馬死於杖下

興禮　丁未緣坐死

官復原職

柳灌　文科左議政乙巳初遷戍付處舒川到溫陽賜死以鄭順朋上疏論以大逆與任一時追刑　宣祖庚午伸雪復官

繼子光贇蔭侍直乙巳禍作灌作罷繼文奏以遺
雪贈左承旨而袖而不出緣坐就死宣祖庚午伸

丁丑後
宦

柳仁淑文科崇祿吏曹判書乙巳禍作初竄政旋竄
茂長以順朋疏賜死典籍一時追刑四子緣
坐籍沒庚午申雪復官

子希曾
希顏
希孟
希洵

緣坐死

丁丑後
桂林君瑠　月山大君嬪之孫於　仁廟為表從妹原
府院君尹汝諧之外孫也乙巳金明浙密
啓上変乙命捕獲証服被誅　宣祖丁丑命伸
雪復官還給籍沒三子緣坐死

子延陽正諟

金陽守詢

雲陽守詡

庚午後
鳳城君峘　中宗大王三子金明浙密啓上変初竄蔚
珍丁未壁書竭死　宣祖庚午伸雪復官
還給籍沒

李德應　尹任女婿文科仕書乙巳為安世過密告被
囚林百岭教誘証服伏法籍沒宣祖庚午伸

雪復官

李煇 文科正言與李德應同日正刑庚午伸雪

李中悅 文科吏曹正郎乙巳初啓與李煇相訶荅之說坐罷丙午因基禧疏甲山後賜死庚午復官兵曹判書潤慶之子

羅湜 蔭叅奉乙巳褊辞連李煇受刑鳥陽安置後移配江界竟賜死庚午伸雪復官

羅湫山 文科副提學初爲李煇所引被杖徒配更竄鐵安置慶源賜死庚午復官申雪

李霖 文科兵曹叅訳初杖配義州丙午賜死庚午復官

鄭源 文科承旨初以與聞逆謀流昌城丁未壁書之變賜死庚午復官

郭珣　文科司諫乙巳削官後下獄杖死籍沒庚午伸雪復官

李若海　文科直提學初竄慶源吳羅湜同日死籍沒庚午復官伸雪

沈岭　文科正言乙巳出補咸鏡都事丙午竄碧潼丁未杖死庚午復官

成遇　蔭叙奉特敎郭珣李若海鄭源等交結又申救柳灌杖死庚午復官

鄭惟沆　蔭司纛署令以桂林君妻父配竪事未幾蒙宥丁未復流近日宣祖朝還官至敦寧判官

鄭滋　文科兵曹佐郎以桂林君事杖流光陽丁未移慶源死庚午復官

成子澤　文科兵曹佐郎丁未杖流河東竟賜死庚午復官

權橃　文科左贊成乙巳陳啓救柳灌柳仁淑初削官丁未璽書變來禮中道付處移竄泰川卒於謫

李彦迪 文科左贊成乙巳獄起參衛社勳後削丁未壁禍竄江界癸丑卒於謫所明宗丙子復官宣祖戊辰贈領相諡文元号晦齋文廟從祀

朴光祐 文科司諫乙巳獄下獄受刑竄鳳山未及蔵配出敦義門而歿庚午申雪復官

鄭希登 文科掌令乙巳與朴光祐同受刑竄龍川未及蔵配出敦義門而歿庚午伸雪復官

宋希奎 文科執義乙巳初遞戍丁未竄高山後放還歿於家乙丑復官

柳希春 文科正言乙巳獄起罷戍丁未壁禍竄濟州移種城乙丑量移慶源宣祖初放還累拜官至資憲副提学卒贈左贊成号眉岩

白仁傑 文科獻納乙巳獻起佈啓密旨之非初下獻
竄安邊 宣祖朝放還累拜 官至左參
贊号休岩

金礎 文科持平乙巳獻削官丁未壁禍安置三水甲
死籍没 宣祖庚午伸雪復爵

閔起文 文科持平乙巳禍罷戚丁未壁秋竄林川後
放還 宣祖朝累拜官至官至監司

金鸞祥 文科正言乙巳禍罷戚丁未壁禍南海絶島
安置

李彦恂 文科掌令乙巳禍遠投外任丁未壁禍竄舒川
而没庚午復官

安名世 文科弘文著作戊申以曾為史官時直書乙
巳士禍事凌遲處斬妻子為孥 宣祖庚午
伸雪復官 兩子皆拜官

趙磻 文科翰林錄乙巳衛社勳還削丁未壬禍竄泰仁後以慶資白仁傑流三水歿庚午復官

孫弘績 文科注書乙巳以史事杖流宇遘 宣祖庚午復官

宋祺壽 文科大司憲乙巳禍削官丁未壬禍賜死籍沒 宣祖庚午伸雪復官号圭庵

林亨秀 文科濟州牧使乙巳禍削官丁未秋遠竄未至配所賜死 宣祖庚午伸雪復官号錦湖

李若氷 文科左通禮乙巳罷職丁未壬禍禍以尹任婚家賜死籍沒庚午伸雪復官

具壽朋 文科大司憲庚戌以庇護乙巳逆黨等語戍罪配龍川旋移甲山賜死 宣祖庚午伸雪復官

尹潔 文科修撰伸救安名世事杖流慶興拿致北於杖下庚午伸雪復官

尹浚 潔之弟以變亂是非動搖群情竄

盧守愼 文科吏曹佐郎乙巳初削官丁未黨禍竄順天移配絶島珍島乙丑量移槐山 宣祖初放還累拜官至領議政号穌齋

丁熿 文科舍人乙巳罷戟丁未復削官竄昆陽戊申移配巨濟辛亥謫庚午復官

李首慶 文科持平乙巳初罷戟丙午竄穩城辛亥量移竹山癸丑放故田里

成世昌 文科右議政丙午李芭啓遠赴燕未還長洲辛庚午復官

李滉 号退溪乙巳李芭陳疏請罪削戟後李元祿申救芭又請還收蒙允後蒙赦累拜官至左賛成大提學

權勿 文科常令乙巳削官丁未安置价川癸亥謫所庚午復官

李天啓 文科 舍人 乙巳削職 丁未竄寧海以歿庚午復官

李湛 文科 持平乙巳初削職 丁未竄梁山辛亥放還 明宗末年叙職牒 宣祖朝官至觀察使

黃慱 文科 判決事丁未謫遂安辛亥放還歿

權應挺 文科 右尹丁未削職竄唐津移端川後放還

權應昌 應挺之弟 文科 持平丁未罷職竄順天移孟山後放還 宣祖朝累拜官至官至吏曹參判

韓淑 文科 正言乙巳罷職丙午安置理山庚午卒於謫

韓濈 文科 丞文權知丁未削職後蒙叙 宣祖朝官至執義淑之弟

韓涧 濈之弟文科 持平丙午削職安置利城乙丑量移長湍丁卯收叙 宣祖朝官至舍人

柳堪 文科吏曹正郎已酉以武定宝鑑不為私却事杖流慶興乙巳放還 宣祖朝官至舍人遆教

李震 霖之兄文科持平乙巳初罷戊丁未安置慶興乙巳中道付處丁卯蒙放 宣祖朝官至工曹參議

金震宗 文科司成乙巳初竄泰仁移蔚珍卒於謫所 平復官

李潤慶 文科承旨乙巳竄錄勳及子中悅被罪後削勳降戊庚戌李芑密啓削黜 宣祖朝蒙敘官至兵曹判書

李浚慶 文科正言庚戌李芑李密啓報見付處辛亥放還 明宗朝累拜官至領議政 号東皐 潤慶之弟

宋純　文科庚戌竄舒川李芑罷相後收叙　宣祖朝官至右參贊

愼居寬　文科丙午削職仕宣祖朝官至戶曹判書

朴民獻　文科醒持平庚戌以李芑所啓削職未久復叙宣祖朝官至參判

朴承任　文科吏曹佐郎丁未出補玄風縣監　宣祖朝官至大司諫

柳景深　文科修撰丁未罷職復叙　宣祖朝官至礼曹參判

柳昌門　文科吏曹正郎庚戌削職　宣祖朝官至礼曹參判

李文楗　文科承旨乙巳初錄功後猶子燁延坐削奪官爵後官拜星州牧使

李焜 文科翰林乙巳以逆賊切族罷戊丁未寬廈奧
後放還後官至禮曹正郎

金忠甲 文科承文正字丁未以李煇妻兄削黜後放
還 宣祖朝拜官至持平

尹剛元 文科禮曹正郎丁未付處楊口後以出入官
門受刑康津遠竄庚午移配淮陽放還官至
判校

尹忠元 蔭仕為直長丁未付處三登後放還剛元之
弟

安磎 文科注書錄功以尹奐仁妻兄削功罷戊丁未
遠竄信川後放還

柳貞 己卯賢良科前後耕江陰縣監西平辟連李洪
胤獄死杖下

許忠吉 庚子司馬丁未在太學有伸救罪人之言受刑
流義州後放還 宣祖朝拜蔭官至縣監

金禧年 甲午司馬丁未以乙巳間喜造異語以乱伎生
受刑流全平放還 宣祖朝拜蔭官至掌樂正

林畯亨秀之父武科官至從二品丁未削戟

鄭郁 乙巳忠州牧使入京與羅叔等至薮擇賢之說
庭鞫後配昆陽道死籍沒 宣祖朝伸雪復官

梁允温蔭縣監以罪人婚家乙巳受由上京出八任
家南海安置後放還

安景祐蔭聞慶縣監以見忤於金光準誦三水後放
還官至判官

安瑞順居茂長乙卯歲憤乙巳羣奸所為與羅州人
鄭倫徒步詣闕上疏直斥以庇護逆黨受極
刑拏籍 宣祖朝伸雪

鄭礦蔭官至抱川縣監當其父順朋上疏之時所注力
諫不從憂遘而死号业窓

林億齡 乙巳奸黨百齡之兄号石川文科官至江原監司乙巳後不仕退居湖南

李元祿 吏曹正郎乙巳禍杖流江界後放還 宣祖朝累拜官至僉知荇子芑姪

閔齊仁 文科左贊成自号立岩乙巳初大司憲不能伸救名士流叅勳及免黨盡殺名流惻然傷慟之心又言安名世直筆不可改幷黨恚恨使兩司合啓請罪遠竄而卒

許磁 文科右贊成乙巳徵與鄭順朋林百齡等同事上疏策勳一等後有悔心貳於元衡竄咸興而死

李瀣 退溪文純公滉兄也文科官至大司憲已酉以忠清監司訊告人崔賀孫刑推事成罪受刑流甲山至楊州卒後復官

李致 文科歷持平以維昌縣監時告変人崔賀孫等杖臧跡為罪下徵死於杖下 宣祖朝復官

崔盖國 文科累為特平正言庚戌以李若冰高等削
職後放還累拜官至江原監司
康惟善 進士己酉李洪流之徵死於杖下 宣祖庚午伸雪
金應貞 以寫安瑞順等疏本寬翔州後放還
李承熹 仁宗大王信任承傳色內官發引前死於
杖下丁卯伸雪還給籍沒
李文瑚 內需司別坐
李壽千
金承寶 右兩人掖庭別監乙巳徵並被酷刑死
朴成蕃 掌苑署奴善養花木為尹任所愛乙巳徵受酷刑
死於杖下